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胡仲子集卷四

明 胡翰 撰

歷代易覽序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授余讀之始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因革人物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紬金匱石室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迺為之叙曰史之為書自左氏内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體常並行

于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體之外或綜括以成一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備其義例不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温國司馬公既修資治通鑑患夫載籍浩博未易遍閱迺約之為舉要歷又約之為歷年圖又折其中為稽古録其言曰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今本初是編猶温國之意也温國諸書今刋行民間者唯通鑑耳其他葢不多見雖袁樞之節要陳傅良之本末亦僅有存者

余每惜之韋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于學而力不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殫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藉哉古之學者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不復考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學也豈著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進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遂于春秋其傳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從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

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葢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强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潊而思治

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内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黄門鼓吹鐃歌横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

降也為魏魏辭温厚而益趨于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丽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艶曲北音多悲壯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丽詳整其中宏偉精竒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曽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里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

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葢有足言者然以唐初之盛不能無憾焉吾于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于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于古之聖人六峜九章葢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歳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埶耳道術裂于天下百氏之説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于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于是有國者立于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隷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布之法廢則交質不通

其變以至稟稅積冪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里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貸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

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于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于古豈不愈于百氏之說哉故吾于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遠邇或盈或朒或正或員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于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

以論之其有深于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于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茍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

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于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

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叅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福禍于人貴賤于人壽夭于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宫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

得也惜其書不見于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覿于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于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于斯乎不然則是書成于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于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

而不暇擇嘗惕然于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卽庵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于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曽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闕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

之人猶秦越也喟然闕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闕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闕有德色誶語以相夷則當時之闕如誼所言者家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闕心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佗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

武成康泰和之風淩夷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于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范先生曰令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為叔誠其先人弃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叔友

既買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釡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于名敎葢有繫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于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之法以聯屬之必大譴大呵入于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罰以繩削之苟不至是孰訾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所歸姻友不加詰閭里不見譲以是爲固然耳則今叔友之是舉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

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彛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不在于古而在于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託蔑如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為法以斯人者為戒則先生之言傳信于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為趙氏合族詩序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難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

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羣羣而居者莫親于父子次則夫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之間備矣君師者治之昭德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于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喻之以道教之以正睦之以恩閑之以禮且懼其相夷也相痛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過積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

恒在乎骨肉之間能率一家之衆篤為孝友之行無有間言者吾見亦難矣桂侯自越來迺為余誦其鄉人吴氏之美其言曰吴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又遷於諸暨之孝義里世載厥美萃於後昆則有筠西翁焉翁隱居不仕勇于為義赒人之急如弗及人以長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康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於外竣而反命則率其諸孫鎡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唯致謹曰吾翁之

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肅始生賀客趨至翁坐堂上姆抱肅見客顧瞻咨嗟咸起為壽其事可繪而傳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按行境上必以禮就見國家有造之初欒公鳳來署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書喻意若將憮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方之士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由是益亢其宗未為所繫願畀一言以叙之嗟夫人常以家為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遠千里之途並以孝友

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閭登翁之堂如鄭氏相與之親且久而桂侯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于家能為古人之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禄民戴其耳目以視聽處孰重矣又有國之政焉在焉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于古者何哉桂侯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敷於吾郡必知余言非厲天下亦因存以勸忠焉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逮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焉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康人以為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為三老圖仲舒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朴于言語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曷取而圖諸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修敬愛以堅晚節則

所願耳幸有以激其衰懦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子何慊乎真元之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而保其全又鮮也而況於克昌厥後益又鮮矣故古之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綏之以多福焉故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為未盡其期望之心焉于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于

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膺之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于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鍾其粹際其會矣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黄人稱之為四黄四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葢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于天者厚矣當天下改物之初伯陽偪處疆埸一彼一此敵常利之有乗間之心仲舒遠仕朔土遭世傾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詎

虞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待爵禄而多福綏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于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蟄其未艾則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遥山阿優游畢世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歆乎猶諸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于斯在矣繼自今益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閭而趨采仙華之芝酌麟溪之酒合羣從取詩人之辭

咏而歌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驗諸子山鄭奐故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容否

缶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哉近之于身遠之于物大之于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

之載賡之不費辭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于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閲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于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禄以自活甍

金閶季廸日與之處曾不逸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滋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于人求

知于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于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于已也而曾子歌之欻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彦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閈習為吏黄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勉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

夷覃思于六蓺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為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賔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斆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黄公當朝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往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慰然而嵬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照

而枚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厭于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怫悱憂思忼慨觸于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識先生于呉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于婺俱且老矣閒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恧甚先生其試我耶先生既没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

次成帙徵為之叙今仲敬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辭之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于聲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于先生舂容𥨊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喻于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于當代豈遂泯而不白于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正己之謂也不正乎己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自秦漢始賈誼深詆之為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為務不知政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字者不得為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趣簡便而不茍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況于古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

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矣業成起家爲吏吏大府數歲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顔孝子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勾稽簿領之外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已不可也故鄉人嘉其行而翰爲之序

送胡正辭叙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爲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

伍或不願也即有願為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爲之猶不願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于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髙年冀得禄以養自越來吾婺居歲餘去補吏台郡戒行李有日薦紳交游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固宗人也適闕辭是行也人將以為榮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嶄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殆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

合上官爲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税民爲諸生習也郡縣久苦刀筆吏苛詐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循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爲吏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千石則吾宗人所望也

黄巖戴氏合族詩序

黄巖戴志道積貲爲靈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

平始歸如故于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貲賄幸不為强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恐遂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于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

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上其埶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摶噬囓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于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于道窘甚輒弃去

不暇顧男女剪為俘因殺戮相食吾恐生之類且糜爛澌盡也于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澌盡者蓋有以也夫貙貐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保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于楊素勇不侔于賀若弼善宦不賢于馮道積貲不富于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于孝敬友愛

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為甲令以風示海内婺之浦江于是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

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于天下矣予獨以予之知鄭氏將詳于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其二老人順御嚴重慎舉動達卿倜儻不為邊幅然怡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夕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揖讓升降不能離尺寸予處其尊幼親疏間既久耳之所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族聚而同釜爨者已數世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

今其義問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節死生塟祭有其禮相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屋義阡以處凡疏遠之屬發廪捄災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蠲復之令優澤又加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人壽而達卿已不可作順卿高年耆德固無恙而予獨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贊風美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為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徵諸隋唐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興王丕李自倫之

流庶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夫予故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兹為稱其亦風示之意云爾乃歌曰

嬋嫣鄭氏族大以蕃既蕃且同義問彌敦思卬祖父自躬載德有田連連有廬翼翼以播以祀以修以藏以貽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其從如雨肅雝孝友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服以世降

恩則罔竭毋傷樹荊永懷瓜瓞乾粮之愆由小失大不見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曰居曰藏有阡有屋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薦荒我寧弗輸浦陽之江其流瀰瀰高門有閌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於曾永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四

胡仲子集卷五

明 胡翰 撰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彦淵之所著也彦淵之學務得于已不求合于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三復而不能已猶未釋然乃諗諸彦淵氏上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微意葢有在矣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虚而神明宰乎五

官統乎性情經緯乎萬事其為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于形危于欲而構于物風波之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冥冥之中獨見曉者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過中失正惡外物之累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皆幻也以有為之法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秖自私耳雖曰氣合於神神合于無吾心齋也無念無住一超頓悟吾明心也見性也而于理未能全盡于物未能無外也人與

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
彥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竟夕不
寐吾懼其去吾門墻而為斯人之歸也顧乃張皇幽眇
致極高廣上泝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
否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茍哉邵子曰心為太極

闕

宇宙分事即吾分事吾分事即宇宙分事其亦

闕

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

亦闕

于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茍自得之摠方而議

可也闕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而已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以至觀不至易矣以不至觀至則難也若闕者固泰闕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未嘗不學即物以窮理則未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充也而況元元本本有末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之孰從而它求之且成心未忘也蟫食經傳閒以至于衰且老猶紛如也罔如也觀於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

駭且疑乎彦淵氏其將鍼砭我乎將授我以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不在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為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黄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

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闕
物非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為稱首則是數君
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中朝于是淪謝
始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
其所有洴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自吳踰淮泝黃河而
北達於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訖無所遇合傫然布衣
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
不稱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質

其所業公不以為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愧意鋭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縱横如風雲虵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黄公如出一律雜乎並奏而天韻逸發也余亟讀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茍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

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摧敗身蹈死地翦為俘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為天茍使之遇合而措諸行事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闕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

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于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為天下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特達好士雖身處顯官而所至延訪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淛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搆亂淮南當其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

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場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鬚髮浸白貌加瘠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為書薦之達官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曰淛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公之言為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人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貴之彼以為玉故也使知其非

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廪以蒿荻趙人發而試之箘簵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箘簵故也使若楚之多箘簵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虞公之推予有甚於平生知已者愳燕石與趙之苫楚不足為世重終敗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在其門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鋭可以有為于世進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泯其跡庸衆之中挈挈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豊城有

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轅將南而今反北其瘠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師成遵余公之友也嘗以直道讜言忤柄臣於威燄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友盡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括蒼陳仲經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爲之請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醫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否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固善醫也余于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推人之闕病根於中氣不足闕治體以脾胃為主其用謹于內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醫視

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蠱者醫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它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投其劑亦不愈母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脅皆痛甚七日而氣濇醫視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醫猶恬而視之耳比余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外傷淫邪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之學者槩以淫

邪積滯爲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往往而死寧不爲之寒心乎若是者葢有由矣昔明之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于左手左主表故人迎脈緩而大倍于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内傷不足之證必見于右右主裏故氣口脈大倍于人迎傷重者在少陰則再倍太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得其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于脈固有不能盡明者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爲脈之

候幽而難明闕意所解口莫能宣也由闕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闕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闕幾乎余未識闕而闕以是告者重進之之闕以余所見者闕其慎之也仲經誠審于脈而闕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闕翰林雅善推轂士闕吾見户外之屨滿矣

贈楊戴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於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

元中嘗命省臣阿嘍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㕚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

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
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
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
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
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𢮦
於利者使載不𢮦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𢮦
于利則雖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今國
家委重非特使事葢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于宋諸儒者方乾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闕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吕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它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闕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于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鵝湖會集而議論往來闕抵牾至不能挈而合之則欲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没國家混一

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子不著爲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顧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澌盡雖其說之存者葢亦無幾矣獨爲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閭往往不乏其人世雖欲舍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奥恒思就其人問焉故處州錄事鄭復初先生嘗爲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來見者余匍匐釋杖而出望見冠服

若不肅即而與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即世矣因述其行己之槩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為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其門人危素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為興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苟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固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為詳殆其支餘耳地理家者夸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貲而元暉見利不苟趨見

不可不苟就漸濡世澤猶不失為儒家子余聞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其水其丘類若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秘耳願聞子從父所紹於陸氏者可乎余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聞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視其文章不在子從父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者其言如此且翹翹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它日其

有以語我乎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已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始辱與之游又二年闕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師祝彥明氏來告曰闕者闕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也張君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車馬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余聞之矍然盍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賜姓受氏揆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

祭必燕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俾紀諸盛美受命既久訖以衰憊不果答君之貺徼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黽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為難其好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敢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為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孑遺之民望治甚于饑渴茍能舉簞食勺飲投之即罷瘠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

憚而不亟救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冢往践其任幸為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緹油之屏朝廷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别駕實共膺之今方循漢故事顧勉旃毋自處黄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槐梓之陰相接謦欬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牘退即從容與諸生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

也于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仁于民者羣耳目不可塗也竊幸承君子之光在詩有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驪駒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美夫乃不可乎先生蔣植曰生之言然甘棠周人所以美召公也嵩高周人所以賜申伯也託物造端婉而可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食禄于衢即其山川風土之勝以攄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

賦之既而成章屬余叙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而集焉取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為其治沾沾自足於是則末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合衆得千百人願為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帥執狐疑之心不决卒養虎自遺言者至今扼腕此其人為如何耶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囊中不脫頴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先生既涖職致請于朝俾歸省先墓之在金華者迺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峻事戒行内自京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願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衰病將别猶不能已其區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以有大造于海内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之願故知者効其謀勇

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周之風乎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冑子為先務先生在皇宫歷年既久啟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均優渥之恩特達之遇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之而無忝也翰

于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輝明兩之間自是無它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帝王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于知力方術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酒簋二用缶者翰也昔嘗受之先師而存仁獨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它日以為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公泰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亷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甚叙故舊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至婺俾持示余且徵會焉余于公無能為役其見察殆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公之末簡後四年余辟亂山中見濟川於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

州壯而美鬚漫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冬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扺余舍言論移日以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凜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于人亦然不幸而罹世草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内雖多故民猶晏晏也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濵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

唐夜與貢公共談以昃藁命余叙之意謂昃集以取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為文學掾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之家學者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其能潔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于而翁曰謝家玉樹盡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巳冬十月序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寘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彥鮮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來謂余曰袁侯行有日矣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貴于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恒懸於長之賢否由是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為焉而無

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至焉也兼是數者興望屬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為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懐乎方是時令伯為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茍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

之勢古之君子葢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懐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于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義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將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倭遲者矣袁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羣輩崛起亦邦之彥也子恭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顛下憩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為樂懐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洎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為異

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顧凡朋類多賓客游士容有吳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為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翱翔諸公間固久為余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于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職阨於单窭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克振焉於是揖余而别因述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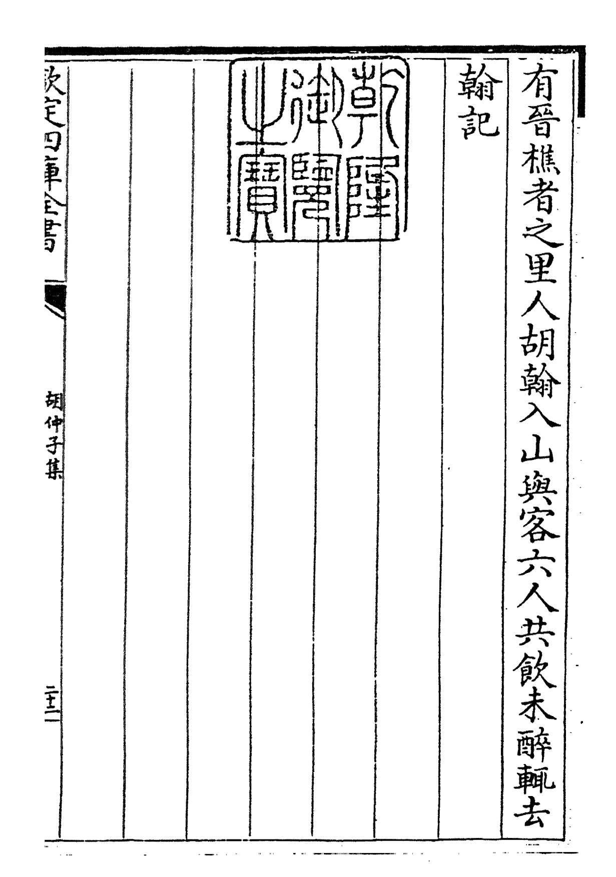
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恒而不知變則淺恒也知變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淺則困振則凶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啟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黄旗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為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蟫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

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剥陊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横亘通趾頂皆石蜷如蝃蝀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敞空公與諸生皆集飄

風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絶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顗徐霖游鈎諸名輩往往可識其它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古侍者行酒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回顧皆林阜溪流虵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晻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關逢執徐之歲



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

翰記

胡仲子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胡仲子集卷六

明 胡翰 撰

孔氏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於魯定襄公之二十一年至哀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黄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埽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

齊之有國遂纘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徳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廵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兖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宫墻於郡東北菱

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冦
廼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
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
子祭酒歸守江南廟袥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
兵革益圮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
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
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原所繫不
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

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顧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緒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

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實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時率履弁舄裳衣陟降庭祀黍稷鱐脯鷹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

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於深溪逮今十有闕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曽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士覺既長其家於是益圖亢其宗焉延本諸禮旁采近制定為規則凡敬先務本惇禮厚生睦族邮衆吉凶之際鉅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盡其慮不忘造次既

成帥其子姪而躬踐之致懿致愛協於人心公聽並觀闕 稱願父老僉謀以為皇明肇修人紀崇教化將與天地同流州里之民如王氏者實化育之所陶甄宜從令典旌表顧以天下之大不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值太平之盛不可無以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固辭曰吾何善而父老過為軒輕將亦惟吾宗祏是賴昔吾鳳林之族甚繁其别出金華者為文定公季海散處濠梁者為忠惠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起實

來遷於是則忠惠公大父也雖同所自出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不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淳朴之風代相纂承曁吾祖吾父不越一迹吾父德輝性尤勤儉然推其羸好為義事棄諸孤之日誓言當法吾勤儉合食共處當如吾在時如麟溪鄭氏吾兄弟無所肖似夙夜祗惕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

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篤於孝慈和敬者常道也尊尊親親合其本支施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吾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褅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父老其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而天下為公大道隱而天下為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風俗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勅而後惇帝降而王六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

也則表倡之而有不率者矣防範之而有莫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踐之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厥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固移風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寵一夫而榮一家將以一夫一家而為天下億兆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積陽於南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有國以來未有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皇家之興實符之皇上建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道德同風俗

方愜有虞成周之化凡在涵煦茍有知識靡不有孚顒若况畿甸之内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丕應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臻哉葢天地之氣化國家之聲教有以啓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他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以小廉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卬庵虞公嘗作頌以嘉美鄭氏

王鄭東西鄰也願有述焉庶幾勸之以九歌乎我乃爲
之頌曰
皇帝受命靈承于旅奮其神武汎掃海宇監觀下民久
闕其馭五典不敦九法攸斁乃建有極麗於中正再造
人倫以立民命聲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
疾矧茲奥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于目耳孰不興起
董爲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邇闕
國之孫忠恵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異亦鄭

之儷令也其昌緜緜而長曾孫其良肅肅是將曰父而父曰子而子夫夫婦婦無非無是兄兄弟弟何彼何此厥心愔愔并如一已厥從如雨聿來率俾享祀以時饔膳孔宜崇我孝思百爾不斁顧瞻有則戒慎無私惠我宗姻及彼比閭歲凶不饑訟寢而愉何以俾之孝友所專嗟嗟孝友惟德之基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媮道隱而微比屋鮮封誶語相夷橫流方潰有是表儀篤哉爾祖慶無不延卓爾曾孫纂之惟艱為父為母保佑

自天天啓皇明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亢爾宗則大爾闕大公之世何淑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闕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叅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於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歴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

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禄大夫淛東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衛臣瑪哈穆
特致祭於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
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胄之
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
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毗
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為巨鎮婺下衢
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叠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

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都邑輙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剸刃不悔也先臣既殁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撫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股肱之力效尺寸之勞於疆埸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

之明無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於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騖一世其氣發揚於上宜不可掩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鋏面長身毅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

義烈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恵澤被於江左淛東浹於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盖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

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邅屯失其
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濆俾公來輔鐵面長
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
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
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瀏水洋洋公來制閫于睦
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烏
章弓矢交斯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螟蜮公則是取
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饉不飢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

公我祛公之於婺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瘝𤸫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示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延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闢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令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王所愾敎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

祀百世

新修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爲烏龍矗起江上嶄然高偉陊然岪蔍而下環屬地中其西南爲郡城未至郡二里有祠翼然倚山而蔭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俗稱護境王紹興徙都臨安勑加其爵郡守吏至者既視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爲民祈請著爲恒典如古秩禮王師東下令行省右丞李公思本率將士首克郡城大

修山川之祀擊羊豕謁拜祠下士卒委心易慮往來賽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之歲公在鎮蓋六年矣恩威流布竟內又安人民和會神貺屢昭而公每將事則潔清祇慎不怠不瀆如厥初顧惟廟之木石丹漆黝堊歷歲滋久摧朽刓泐將葺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利乃飾廟像加粉米焉明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麾下劉潮董之於是摧朽者易以堅良刓泐者施之塗墍而凡門廡宮寢未兩月而巍峩炳燿蒐人目矣神妥其

靈人用禋享而公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諗於翰曰事神吾職也曷足紀乎惟神所以專佑茲土則靡敢忘初吾之至民始安堵諸苗在杭其帥楊某率之以襲我城不利退屯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顧若有追者颯颯山谷間遂驚擾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守者告急吾總騎卒赴援嘗禱於廟是夕廟旁居民聞人馬戛扎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覆其衆而殪之

龍潭之上非神與有力則一介甲胄疇克以濟故凡旱潦之變災異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此非徼福我躬神實監之其尚敢忘翰閣而避之天下名山川自五岳九鎮以降能出雲爲風雨阜民財用者郡邑皆得如望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烝祀之今山川之神往往以是著聲靈宇宙間若神之事由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過矣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信且順天人應之矣况於

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國愛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於公告於父老而書之石神蓋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之故幽明之辨具宗章岷鄧磊鄉碑茲不復述取古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俾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兮肅以風蹇將降兮玄宮威靈憯兮有赫般要眇兮無窮攘羣敘兮東表阜百穀兮西灝承巍巍兮祚明德惟下民是冒

右迎神

神須搖兮安留忽而去兮上浮

望杳冥兮不可扳翠冉冉兮山之幽玄猿吁兮石裂文魚波兮衝風起惟峻極兮終古民享祀兮如始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艮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叔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

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僦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

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予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予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以得之間從予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

一笑於顧足矣安能老而浮沉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譙齋趙侯侯以戴叔能進公嘉奬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叔能顧而乞言於予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君采所爲文讀之乃憮然曰是不

既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髙遠而不知務也顔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世猶有爲周之學者而況以周之説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爲無内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爲無内外也彼以爲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爲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即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

蓋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鳶之飛也翺翔乎千仞之上儵儵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潋潋然亦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源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草木之生也榮者悴而區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代以為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為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為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為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體藏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今徒見夫榮衛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與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事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曷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

感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已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翰也未之能焉惡得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可不繼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留郡邸搢紳與之游者誦君

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為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爼豆閒故有齋曰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敢啓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猶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為貴萬鍾千駟不足

以為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華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顔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沒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合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

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欲於聲色口悦芻豢體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於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勦而未之憮

也今君廼得以名其齋其盎若飲醇酎乎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若游康衢而皡皡以為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為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間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如哉至正丙申春三月嬀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彦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恒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固然討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閣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廼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

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内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偽參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

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不當為而為之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敢不為之故其畏也非懼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

之學者而余恇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於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為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懐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貴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寜不重有警云柔兆敦牂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修其先業尤精於方術求其胗療者悉趨而赴不規規於錙銖之報人以是德之郡長佐馬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爲我張之伯明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之於吾足矣他日來請余以爲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

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焦神極能為重糈者實存乎此而名為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過乎試以而術言之人懸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尺寸切動静其要在脉其候微矣推而内外推而上下欲知其變先諳其常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别之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别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病有從逆有奇恒有表有裏有過不及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

味味殊性異惟所用焉病同治異惟所適焉以平為期不失其宜不賢而能之乎起死於將危明患於未至下工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工工十全必非不賢不智者之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智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元化徐成伯許智藏之屬亦非不賢不智而能其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子蓋有所受矣其有不

本於是數子之迹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豈
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
有哉周人鑄鼎倕齧其指黃帝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
惡夫智巧焉今世之搰搰攘攘者跉踔相鶩於時殫極
權數求所意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為智為
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情蕩矣曾顓蒙之不若
劳亦甚矣天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為三極物莫比靈
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真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

以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奥純朴也沉默也敦厚也深潛也不幾於愚乎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璧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惟於余頗有合焉其弟叔友居南山中將黙聰明屏嗜欲久視人世其必𨗳然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鄶剛養浩受業於潛溪宋先生業成充賦吏部留京師益磨切其學於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

顧與之交公卿大夫言於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為讀書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於六經乞文為記余請訪諸其師以為潛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子之文又酷似之何以余言為哉養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柰何以此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即吾師也顧以告我余聞之不能奪其志廼為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好而載籍之在天下未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

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槩而言之以為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闕若是哉火於秦汨於漢加之傳注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詞章而已爭事口耳非有得也易道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何取於芳潤也詩以道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

戒之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作威儀之則風氣流行合同之化非徒誦說其於芳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畫以來列聖繼作渾渾灝灝代有不同至周而噩噩矣郁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真吾夫子從而櫽之删之正而脩之聖謨猶洋洋然望之若邇測之而愈奥江河不足以為深廣泰華不足以為高巖草木之英不足以為粹雨露之甘不足以為美大羹玄酒不足以為淳猩唇貛

炙不足以爲腴味乎此者心融意適闕淳也腴也粹而美也深廣而高嚴也闕天下之物而中無有厭飫也此其爲芳潤沾溉天下亦已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況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翺之在唐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涵揉揮灑爭雄擅長於作者之塲𢦤也固其靡者耳由吳入洛雖少年才藻秀發而氣不揚德不勝僅得乎其濡沫與弟雲吹煦以冠一時方之作

者曾不足以希建安七子之後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烏覩道之大全哉文者載道之器也德脩則道凝道凝則言立有本者如是舍本而求末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雖兩漢唐宋魁人傑士才驅氣駕悉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所如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為法於天下患無以周天下之衆及後世之遠於是著之為經學古者生乎聖人之後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

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以啓沃之而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明及宋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衆說然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者缺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篤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重者又益未之見焉氣

早習陋文獻曰以替矣吾與潛溪抑且老矣無能為矣養浩游於潛溪之門既得其學出其所長足以用世顧乃退就淡泊從事於聖賢經傳矻矻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故即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六經之旨昔人以為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浹朋友也吾過養浩見其館人王氏長幼千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恂習為孝友禮讓而養浩常

周旋進退其間為之軌度記之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在適其成在久則余所望也洪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

胡仲子集卷六